

老实猪、坚强猪、越狱猪……在他看来,每头猪都有鲜明的个性

高材生要当“养猪CEO”

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和养猪专业户,似乎八杆子打不着,南通人耿羲却硬是把两者扯到了一块。这不,背债几十万,从开荒破地开始,一年不到,他的养殖场已是红红火火,“统帅”200亩地和200多头猪。今年12月初,20多头猪已经卖出去了。“终于赚钱了!”耿羲养猪养出感觉了,他要做养猪CEO。

每头猪都有“个性”

浦口石桥镇一处200亩养殖场内,中心是一片鱼塘,旁边有凉亭,可以垂钓。地里种着菜,地头养着鸡,猪舍的猪在嗷嗷叫唤,门口还有几只土狗在转悠,一派农家景象。主人耿羲不忙着招呼记者坐,先带着去参观。

一号猪舍,没靠近已闻到一股猪臭味,可耿羲早已习以为常,一头钻进猪舍。这里左右两边养了近百只猪,一见耿羲,都异常兴奋。他摸摸这头,拍拍那头,就跟老朋友一样。

一头花猪趴在栏杆上,前爪直挠,耿羲马上明白了,拿出手里预备的菜,花猪一口一口吃得特香,脑袋还时不时蹭过来。“它叫阿花。”耿羲说,阿花曾经生病,不吃不喝,是他一手照料好的,感情特深。“每次我一来,总要和它玩。”

这里每一只猪是啥性格,耿羲了如指掌。“这是大眼,每次我一摸它,它就眨巴着大眼睛瞧我。这是皮球,它特别爱玩皮球。还有这是奶牛……”突然,记者发现一只猪不老实呆在猪圈里,在过道里来回晃悠。“它一定是不老实吧?”“错了,它叫猪老实,因为太老实了,老是被其他猪欺负,我就把它放在过道里。”耿羲说,他这里还有“猪坚强”。“从来没生过病,没打过一针,哪怕高热病来袭时,他依然健壮。”

在猪舍不远处,还有个“地牢”,里面关着两头猪,直哼哼。“它们是越狱猪。”原来,其中一头是越狱高手,再高的围挡也拦不住它。“它还教会了另一只猪,一起越狱,总是半夜潜逃。”说起他和猪的故事,耿羲滔滔不绝。“别人以为养猪很枯燥,其实猪也通人性的。”



耿羲最疼爱的就是阿花 快报记者 辛一 摄

负债几十万养猪

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养猪了,很多人不能理解耿羲的选择。

耿羲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08年毕业生,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没毕业时,他在一家环保公司做策划,9月辞职,那时南京大学陈老师向他推荐了一个创业项目。“我一问,是养猪。”耿羲说他想过创业,但他想做的是IT精英,养猪有点八杆子不靠。不过陈老师表示可以传授养猪技术,耿羲有些动心了。

那时家人已经开始在上海为他张罗工作。可是耿羲在挣扎过后,决定去农村养猪,父母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也没太反对,只是叫我想清楚了。”

养殖场整体转让费是118万元,除了父母入股10万元,耿羲又向妈妈借了15万元,向同学们借了15万元,向一个学弟借到了5万元,他还向石桥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贷了20万元,从此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

9个大学生组成一个团队

幸运的是,他的团队在扩大,同班同学小郑放弃了工作,前来帮忙,而弟弟的同学小高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父亲朋友的孩子小杨和小张听闻此事,也来了兴趣,而朋友小谢也愿意投

入一部分的股份。2009年2月,南京普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正式挂牌。

初来时,整个团队只有几个人,大家傻眼了,浦口石桥镇的养殖场,一片荒地,啥都没有。几个伙伴只好自己动手挖渠,通水,接电线,请当地的瓦工盖猪圈,他们所有的吃喝都在这,技术问题就靠陈老师传授。人手不够,耿羲又通过招募,找了三位专业人才,一个是学兽医的小贡和小闫,一个是学机电的小李,9个人的团队正式成立了。团队花了十几万元,买了400头猪苗。

为了更好地照顾猪,他们索性在猪舍旁搭了屋子,轮流睡。“那时候我们个个脏得就跟个泥人似的,累得见地就坐,什么也不讲究了。”

团队九人只剩仨

可是不到一个月,学兽医的小闫就选择了离开。剩下的8人,最大的希望就寄托在400只猪上。可谁也没想到,7月底一场高热病袭来,“它们不吃不喝,趴着不动,体温都在四十一二摄氏度上下。”大伙焦急的同时,只好熬中药给猪吃。“猪吃不下去,我们就加糖,另外再配上绿色蔬菜。”大伙分工,没日没夜地悉心照料,尽管如此,一些猪还是没能挺下去,一连死了好多头。

耿羲和同伴们充满了挫败感。

在这期间,小杨的父亲瞒着他悄悄报了个培训班,他被迫离开了团队。小郑的父母前来看情况,拉着小郑就回家。“很多兄弟退出,最大的压力是来自父母。”耿羲说,小高的母亲从外地赶来,看到孩子在田里劳作,心疼不已,干脆就住在大桥南路附近不走了,最后小高也离开了。

让耿羲觉得稍微欣慰的是,学兽医的小贡和学机电的小李毅然留了下来,决定坚持到最后。8月底,高热病过去,大部分猪挺过来了。“一数数目,还是死了100多头,只剩下了260头左右。”

本月初,猪终于卖出去了

南京市人事局知道耿羲的故事后,又给他贷了8万元款,团市委的青年创业大赛也邀请他来参加。通过大家的帮助,又有两个新股东主动要求加入耿羲的团队,“现在好多了。”耿羲说最困难的时候他算是挺过去了。

由于高热病时村上的很多猪都没有活下来,耿羲养殖场的“南京山猪”十分畅销,“已经有很多商家来找我买猪了。”目前他已经卖出了20多头,每头价格在两千三左右,“我们终于赚钱了。”

耿羲说,他养猪养出感觉来了,势必要当“养猪专业户”。

快报记者 赵丹丹

警察VS劫匪 辣椒水PK电棍

快报讯(特约记者 杨维斌 记者 李彦)红山路122号,再次回到对面那个死胡同,红山派出所民警詹社会指指电线杆,“那天,那个劫匪就是抱着这个电线杆,抓着电棍跟我对抗的。”多次警告无用后,詹社会掏出辣椒水,对着劫匪一阵猛喷。劫匪一捂眼,电棍滑了下来。

11月30日凌晨,民警老詹和保安一起驾车在辖区里巡逻。车子开到红山路,突然,一声男子的高喊从路的另一头传来,“打劫啦!”

“一个男人的声音变成那样,一听就知道肯定出大事了。”老詹立即加快车速。顺着车灯照射的方向,老詹看到两名男青年慌里慌张地迎面跑过来,后面跟着一辆出租车。喊打劫的声音就是从出租车里传出。很快,警车和出租车把两名男子夹在中间。在夜色掩护下,两人躲进了一小片松树林。遭打劫的哥怯生生地指指松树林:“人就在里头。”

老詹追了过去,两名男子分开,一人逃向红山路122号对面的死胡同,一人向另一个方向逃跑。

老詹和保安盯准跑往死胡同的那名男子。不料,男子跑了十几米后,抱住一根电线杆,两三下蹿了上去。“他手里有电棍!”从后面跟过来的哥提醒老詹。

话音刚落,男子掏出一根电棍。“别过来,小心电你!”男子嚷道。“快点下来!”老詹几句警告没起作用,男子打开电棍,火花直冒,吱吱啦啦的。

趁男子不注意,老詹动作麻利地掏出警用辣椒水,对准男子面部一阵猛喷。“啊!”男子一声尖叫,丢掉电棍,从电线杆上下来了。

老詹说,当天那两名劫匪从珠江路坐上的哥的车,拐进红山路路口时,其中一人掏出电棍戳到哥大腿上。这位的哥比较机灵,打开车门就往红山路的大排档跑,这两个人在后面追,见人多掉头逃跑。的哥回头看,回头跳上车子又追。

事发8小时后,根据被擒男子交代,另一名劫匪被擒获。

白发老头 带着小姑娘去开房

快报讯(记者 钟寅)宋代词人张先,年逾八旬还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他的朋友苏东坡调侃是“一树梨花压海棠”。前几天晚上,大厂的多家旅社先后遇到了一个带着少女来开房的白发老头,而几位开店的老板显然没有苏东坡的雅兴。

“有个白发老头来开房,你不要答应。”晚上10点半左右,大厂沿江开发区经营小旅店的老沈接到附近另一家旅店黄老板打来的电话,黄老板让他别答应一个白发老头开房的要求。

老沈有点莫名其妙,即便是老人家付不出住宿费,也不能让他在寒夜里露宿街头啊!黄老板没有漏一点口风,只说:“有好戏看,到时候就明白了。”老沈满腹狐疑地挂了电话。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旅店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大衣的老头来到前台,说要“开双人间”。老沈抬头看到,老头满头白发,鼻子冻得通红。

老沈再一看,老头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女子,最多20岁。老沈经营旅店多年,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便问:“要双人间?”老头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当然。”

这下老沈明白黄老板的意思了,故意说了句:“今天公安局可能来查房呢!”此话一出,老头脸色一变,拉起女子的手,迅速离开了。

老沈站在旅店门口,看到白发老头和女子走到街对面的另一家旅馆,没过两分钟,两人又沮丧地走出来。然后,两人又进了两家旅馆,依然上演了同一幕情景。最终,二人消失在老沈的视野里。

(沈先生爆料奖40元)

上面这条新闻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致富,首先要肯动脑子。而有一些人呢,也整天挖空心思发财,可惜,他们动的是歪脑筋……

如此快递员:生财靠自盗 销赃上淘宝

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某快递公司的冯老板11月初招聘了一批伙计,可他没有想到,其中就混着一个“家贼”。这名姓张的伙计偷盗公司的快递货物,并在淘宝网上开起一家网店,出售偷来的赃物。

员工多了,货少了

冯老板承包一家快递公司的业务,负责孝陵卫一带的收货、投递工作,10月中旬他招聘了一批员工。其中有一个来自阜南的张姓小伙,干活卖力,给冯老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可是最近一个多月,冯老板郁闷了,他发现,公司的人手虽然增加了,可服务的质量却没有上去,还经常出现货物丢失。

按照公司的规定,每丢一件货,都要罚款1000元,一个多月

下来公司丢货超过50件,已经赔掉5万元。除了直接经济损失,公司声誉也颇受影响,冯老板担心不已。

最初,冯老板认为是自己“管理不善”惹的祸,可在加强管理后,丢货的情况仍然存在,他渐渐生疑:恐怕是出现了“家贼”。

于是,冯老板让员工调出公司里的监控录像。监控显示,新来的员工小张常常出没仓库,可能是在查看包裹里面的东西。冯老板一开始还不相信,他自问待小张不薄,前段时间气温骤降,他还特意给小张买了厚棉被,“我真心实意地对他,他不至于这么对我吧?”冯老板心里直犯嘀咕。

可就在前两天,一事情让冯老板开始真正怀疑起小张来

了。按照公司规定,头一天没有送出的货物,必须交给保管员,第二天再由快递员取回,继续发送。可小张竟然说,头一天的货物放在自己手中,丢了。

接着,冯老板又从小张室友口中了解到,小张的确有些可疑,因为他隔三岔五就有新衣服换。于是,前几天,他让部门经理悄悄检查了小张房间里的2个箱子,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偷来包裹网上卖

随后,公司领导报了警,并将小张送进了迈皋桥派出所。一开始,小张还试图否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可从他的箱子中不仅找出了男装,还找出了女式的羽绒服、毛衣,婚纱,甚至内衣。至此,小张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哭着说自己对不起老板。

小张交代,自己偷了不少包裹,因为面对面的交易中,销赃很容易被人察觉,于是自己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网上卖掉,谁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弄来这些货的,反正我不存在成本,价格能比其他网店便宜一些。”在网络交易中,MP3之类的电子产品很好卖,服装则比较难卖,有不少还滞留在宿舍里。他还没来得及调整“经营方向”,就露出了马脚。

冯老板说,起初小张在公司干活表现不错,每个月能赚2000元左右,领导待他也很好。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自己和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不解。

目前,小张已经被警方拘留,等待进一步的审查。

(刘先生爆料奖100元)
快报记者 钟寅